

“祝良墨动术”透露了张贤和柳荫的秘密



张一帆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09年的春晚,捧红了刘谦,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

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引发官、匪、西方列强拼死角逐。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大魔术师”。他的身世,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

[上期回顾]

张贤用一手“死人复活”的绝活儿震住了第一场观众,悦客魔术馆顿时声名鹊起。但陈国觉得受到威胁,开始密谋整治张贤的法子,阴招毒招接连不断……

魔术小说

悦客魔术馆关门大吉,店头招牌也被取下!有人惊讶有人叹息有人遗憾,当然也有人暗自高兴。

悦客魔术馆关门后的第八天,北平城最大的酒楼汇贤酒楼,傍晚时分门口车水马龙,贵客如云,几乎北平城有名有号的商家大户都来到此处。门口盘查得极为严格,所有人都需持请帖入内,这正是段士章召集的京城商户认捐大会。

一道道美味佳肴端上,一坛坛美酒打开,段士章坐在主宾位,来向他敬酒的人络绎不绝,都是希望能和他搞好关系。段士章酒量极好,来者不拒。又有人前来敬酒,段士章头也不抬,只是哼道:“好!好!”举起酒杯。

敬酒的那人说道:“段爷,我叫张贤,不知道您喜不喜欢魔术?”段士章听这句话有些古怪,扭头一打量,身旁竟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服,举着一个玻璃酒杯,向自己微微笑着。

段士章心中警惕顿起,他请客用的全是景德镇官窑的瓷器,怎么会有人拿个玻璃酒杯来敬酒?他脸色一变,眼中腾地放出一股杀气,瞪着张贤说道:“你是何人?”张贤仍然一脸微笑:“我叫张贤,是天桥变魔术的,不请自来,是来给您表演魔术的,别无他意。”

张贤刚说完话,就已被刘管家带人抓住,就要押走。段士章想起柳荫喜欢魔术,既然张贤有这么大胆子敢来,就让他表演一个魔术,若是不好,就要重重惩处。

张贤手一晃,变出一个翡翠酒杯,对着段士章微微顿首,说道:“段爷,这个夜光杯是通

灵之物,所以无论怎么倒酒,都是倒不满的。段爷可否让人递给我几壶酒?”

刘管家按照段士章的吩咐,安排保鏢拿了三壶酒上去,摆在张贤面前,每一壶装的酒,至少能倒满这个夜光杯五六次。

张贤把夜光杯递到刘管家手中,刘管家用手接过,上下翻看了一遍,并无什么异样,便拿在手中,说道:“好!你倒酒吧!”

张贤点了点头,将三壶酒拿起,左手持两壶,右手持一壶凑到夜光杯前,缓缓倾倒酒壶。刘管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渐渐诧异起来。张贤就这样将一壶酒倒完,将酒壶完全竖起,还抖了一抖,示意酒全部倒完,紧接着左手上前,换了一壶持在右手上,又向夜光杯中缓缓倾倒,很快又倒完了一壶,如此再来一次,三壶酒便倒完了。

张贤将三个空酒壶提起,全部口朝下,向众人示意确实没有酒了。然后张贤取回酒杯,微笑不语。

刘管家回到段士章身旁,说道:“段爷,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没有见到一滴酒洒出来,酒杯的重量的确一直在增加,而且更奇怪的是,酒杯的重量的确像是倒进去了三壶酒,但酒却只有半杯。”

张贤举着酒杯,等刘管家对段士章说完话,这才说道:“段爷,刚才得罪了,我敬您一杯。”说着,张贤将夜光杯凑到唇边,咕咚咕咚地似乎喝了许久,这才喝完,叫了声:“好酒!”

段士章笑了,拍起手来。众人早就按捺不住,掌声响起,叫好声一片。片刻工夫,张贤从地狱到天堂,一时间成为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酒席上,张贤与段士章相

谈甚欢,谈了无数古彩戏法的精彩,有的戏法真是令段士章这种称得上见闻多广的人都大为咋舌。段士章十分欣喜,便问张贤会哪些,张贤说略会一些,如果段爷肯来悦客魔术馆,必会表演几出更为精彩的。

张贤既然说到了悦客魔术馆,便略显忧心地把悦客魔术馆被人使坏,不得不关门的事情对段士章说了,表示自己固然来汇贤酒楼见段士章,确实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听闻段士章喜欢魔术,这才冒险来此,以求段士章的帮助。

段士章故作慷慨地说道:“张先生有这本事,怎么能埋没了!哪天我带着人给你捧场,看谁还敢使坏!放心,放心!”

义捐大会结束之后,段士章兴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宅邸,二话不说先去找柳荫。丫鬟小红见是段士章来了,颤颤巍巍地说柳荫太太已经睡下了,段士章哪里管,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柳荫的房前,咚咚敲门,叫道:“柳荫,柳荫,我有个事情和你讲讲,你绝对喜欢听。”

柳荫听段士章讲起张贤的魔术,十分好奇,便答应段士章,有空去看看张贤的魔术。

段士章同时派刘管家打探张贤死来找他的原因,刘管家确定张贤是被陈国所害,才出此下策,段士章这才放下心来。

三日之后,原本热闹而平静的天桥突然涌出了大量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无数穿着黑色短装、戴着墨镜的汉子聚在各个路口,打量着来往行人。段士章带着柳荫和各路宾朋,光临悦客魔术馆!

悦客魔术馆中贵客一一坐定,音乐响起,灯光渐暗,随即再次一亮,照亮了戏台正中,

“嗨”的一声,白烟腾起,台下众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从白烟中走出一人,正是张贤,抱拳向台下众人行礼。

张贤并不在意,抬头向二楼正中的雅间深深看了一眼,正好与柳荫对视。柳荫与张贤对视一眼,身子微微一震,但她马上平静下来。段士章转头对柳荫说道:“这人就是张贤,你眼熟吗?”柳荫冷冷地说道:“倒是有点眼熟,可惜从来没有见过。”

张贤没有多看柳荫和段士章,转身走向幕布前,手上做了一个“起”的动作,大幕缓缓拉开,幕布后一片光明。

等幕布完全打开,台下人才看清幕布后的东西,竟是一张近二人高、四五人长的巨大画卷,用绳索吊着,摆在正中。这张画卷上,画的东西倒是简单,乃是一幅黑白的山水图,远山近水,近前左侧有一间茅屋,茅屋外有一块大石,大石边坐着一个老者,正看着一盘棋,而老者身旁则站着一个素衣女子望着远方。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张贤居然一侧身走入了画中,变成了画中的一个人物,而且整个画面也动了起来,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一片恬静之中,画中的张贤、老者、女子坐在一起下棋,本是其乐融融,可黑云袭来,一只巨大的老鹰将老者、女子卷走,不见了踪迹,仅留下孤零零的张贤一人。

张贤从画中走出,略显神伤地向大家鞠躬行礼,台下的众人这才从刚才的离奇景象中缓过神来,由衷地喝彩鼓掌。

张贤表演的这个魔术,同样是失传许久的中华古戏法中的一种,叫做祝良墨动术,祝良

是人名,墨动是表现方式,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南宋末年就已失传,只有人说得出祝良墨动术是画卷上的人、物、景活动起来,少则三五个变化,多则百余个。失传以后,数百年间从未有人复原祝良墨动术,直至张贤的出现。

二楼雅间的柳荫抬起手指抹了一下眼角,她情难自抑,悄悄地哭了。张贤的魔术中,那个女子正是代着柳荫,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原来就是她的心酸往事。

张贤、柳荫,十年前正是一对情侣,命运捉弄,就在张贤暂时离开柳荫外出办事的时候,他们两人生生地地被段士章、刘管家拆散。

段士章他们满意而归,悦客魔术馆随即宣布重新开业,声势更胜往日。段士章带着柳荫又来了两次,每次都满意而归,但第三次就只是柳荫自己来看张贤的魔术,由刘管家跟着,带了一大堆随从。

戏台上还在热场表演,还要半个小时才会由张贤表演魔术。李娇端来了一盘橘子,橘子摆得有些古怪,但柳荫看出了,偷偷从橘子里抽出了一张纸条。

柳荫去了专门为二楼的达官贵人准备的洗手间,刘管家带着守卫在门口,不便于内,失去了对柳荫的监视。

柳荫推开洗手间的门,走了进去,反手便将插销插紧。洗手间是专门为女宾准备的,干净淡雅,一个人也没有。柳荫飞快地左右看了看,很快目光落在一张画朝仕女图上,她走过去,蹲下来顺着图上木桌旁的边缘一摸,便摸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机关,嵌在墙中,若不是低头仔细打量,很难发现。

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精神终于崩溃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44年的夏季,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辉煌胜利。65年后,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为艰苦的正面进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他以“微观战史”的方式,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松山之上,远征军猛烈的炮火震塌了敌人的战壕,拉孟守备队长金光被活埋。而松山之上,最后和鬼子血拼的是一群被强拉来的壮丁……

纪实文学

重夺3号高地,“喷火枪”射手居功至伟

9月3日,日军进行反扑,3号高地“得而复失”。从大后方到松山送新兵的补1团团长王光伟被何绍周临危授命,令其代理第309团团长,接替陈永思指挥后续战事。

9月4日中午,前来代理指挥的王光伟在3号高地前与负伤的309团团长陈永思交接指挥权。此二人均为何绍周心腹爱将,两人决定协力指挥攻击3号高地。

午后,我军炮兵一开始射击,王光伟就用信号弹令副团长周志成指挥他带的3个突击队向敌伴攻,日军果然被吸引了。这场战争,在一线冲锋陷阵的老兵蔡智诚的记忆中,细腻非常。

时年22岁的蔡智诚是贵州遵义的一个名门富家子弟,跟第8军军长何绍周过继四弟何辑五的次子何丽珠是中学同学。本来在抗战爆发后南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电机系读书,因一名中央军校教官用军棍暴打了自己的实验室主任,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生的亲姐姐也在街上被一伙兵痞欺负,一怒之下决定弃笔从戎,跟当了敢死队长的王光伟去打松山。大学生蔡智诚因为能看懂英文,在新兵教导队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美式火焰喷射器,成了人才难得的“喷火枪”射手。

第309团有一个喷火小队,原本装备有3支“喷火枪”,这时只剩下了一个人。此次战斗中,那个喷火兵在火力的掩护下滚过来,爬过去,好不容易爬到了碉堡的正面,探出喷火枪刚要发射,就被日军重机枪击中了。接着,子弹又打穿了他背上的压缩

空气瓶,爆炸产生的气浪把这个喷火兵掀起好高。

这情景把毫无战斗经验的蔡智诚看得目瞪口呆。

突击队被压制在阵地前沿。人堆里,蔡智诚背着两个大铁罐,还带着助手,显得十分耀眼。周围的士兵都望着他,意思是“你有这么威风的武器,还不赶紧想个办法……”蔡智诚急了,一咬牙,就准备照着那个射手的样子朝碉堡前面滚。

助手罗烟杆连忙拽住他:“不行!没有火力掩护,一上去就是死!”蔡智诚赶紧请示长官:“掩护我!我冲上去喷火!”

“小蔡,快过来!”不知什么时候,陈永思团长已经到了阵地上,蹲在副团长周志成旁边向他招手。

“你看见没有,那里有一个弹坑。”陈永思指着大碉堡的侧面,“我们组织火力掩护,给你10秒钟的时间,能不能冲过去?”蔡智诚看见了50米外的弹坑,那里距离日军碉堡只有30米左右。“能过去!”——可是,喷火枪在那个位置根本无法瞄准敌人的射击孔,而碉堡的侧面又没有门窗或者孔洞,冲到哪里能有什么用处?

“你不用把火焰打进碉堡,只要在地堡前打出一道火墙,挡住敌人的视线就行了。我带爆破队上去炸了它!”

9个敢死队员已分成了3个组,陈永思也拿着爆破筒准备一起上。副团长周志成急了,伸手就去抢爆破筒:“你不要上,我上!”陈永思说:“有什么好争的?今天拿不下阵地,回到山下也是死,还不如死在山上痛快些!”

蔡智诚和爆破兵们顿时十分激动:“团长,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先上,等我们死光了你

再上去!”

周志成咬牙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和枪榴弹的火力一齐射向了大碉堡。爆破兵立刻跃出坡沿,滚翻爬跳,冲向各自预先选定的掩体。

蔡智诚朝那个弹坑奔去。在10秒钟里,全副武装的他终于扑进弹坑,他挪动身子,在弹坑的边上刨出个缺口,探出枪口,扣动扳机,“噗”,灼热的火龙飞出了掩体。3秒钟的标准射击之后,熊熊的火焰立即把射击口封得严严实实。

蔡智诚和助手捂着头在弹坑里趴了老半天,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爆炸的震动。终于忍不住探出脑袋张望,发现鬼子的射击口虽然被烈焰封住,但机枪隔着火焰盲射,照样把试图突击的敢死队员拦在阵地前沿。但日军的地堡厚实的顶盖上热气腾腾地冒着烟,看上去就像包子铺里的“大蒸笼”。原来,松山日军碉堡的材料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用几层木柱铺上泥土搭建而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炮击,泥土震散了,木柱也震松了,凝固汽油喷上去就渗进了木架的缝隙。松山当地的木料大多是松木、核桃木、栗木,所含油脂比较多,遇到灼热的火焰,木头里的油脂和水

分就被迅速蒸发出来,使碉堡的顶盖变得烟雾缭绕。鬼子的地堡能燃烧?那就好了。蔡智诚抬起枪口接连打了两个“三秒”,这回也不必考虑落点,只管加足压力,把凝固汽油直接喷到堡垒壁上就是了。随着“嘭嘭”的爆裂声,浓烟里蹿出了一股股火焰——“大蒸笼”变成了“烽火台”。

这时候,山顶上正起风,风从地堡的射击孔灌进去,就像

生炉子一样,把堡垒烧得噼里啪啦直响。鬼子再顽强也没办法还击了,阵地前沿的第309团官兵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干掉了大地堡,还剩下个小地堡就好办多了,四五挺机枪同时开火,把它唯一的射击口封锁得严严实实,一颗子弹也打不出来。陈永思兴奋得嗓门都变了调:“小蔡,点了它……给我把它点了!”

又是两个标准射击,小碉堡就变成了“大火炬”。

第309团的将士们呐喊着冲进敌人的战壕,山头拿下了。

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精神终于崩溃

9月7日这一天,对于敌我两军官兵来说,这天无疑都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天亮前,全部松山日军已被锁定在横股阵地、松山和西山斜面这一三角形区域内。

凌晨,在被包围的横股阵地,日军重伤员和慰安妇缩在泥泞不堪的“匍匐”形战壕里。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和石田说,不少折断了腿的士兵都挣扎着从其他阵地爬到了横股阵地,认为这里位置低,处于死角,也许有生的希望。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升汞片——按既定“处理”方案,由卫生兵给每人发放。石田说自己尽管同情这些伤员,但除了口头安慰两句外,也别无他法。但许多重伤员都拒绝吃这些药片,宁愿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有的吃了又吐了出来,嘴里一个劲地叫:“杀了我吧!”

后来活下来的里美荣兵长回忆,当时联队本部的一下士官对自己说:“要把慰安妇杀掉!”并给了他十多粒升汞片,

要他把它搅在饭团里,让慰安妇吃掉。里美说:“我不能做这种残忍的事,实在不行,就叫她们当俘虏吧。”那个下士官就对里美吼道:“你不这样做,我先杀了你!”这时,朝鲜慰安妇都哭喊着要去当俘虏。尽管当时有命令,要杀掉她们,但是谁都不愿意亲自动手。后来木下昌巳也回忆说,当时听到有日本兵说:“这个地方被占领了才好,还可以保住命回国去!”

对此,品野安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说——“在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凌晨3时,真锅邦人命令木下昌巳准备出逃,并给了他一张纸片,说:“你把这封信带出去。”事先,真锅已挑选会说中国话且熟悉地形的两名步兵里美荣兵长和龟川肇元上等兵与木下一起出逃,给了他们一人半张纸,上面写着命令,内容为:“脱出敌国,代表拉孟守备队全体兵员,报告战斗状况,呈出将士之战绩资料,并转告遗族(指阵亡人员家属)。”三人换上便衣后,将命令纸叠得很小,藏在袖口的夹层里。木下告诉两人:“到达本部后再拿出来给他们看。如果跑散了,谁先到达,要说明后面还有两个人。”

木下等三人过河后,分散躲在对岸山坡岩石下直到黄昏,目睹了松山日军覆灭的最后一幕……

下午5时,松山枪声渐渐稀疏,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正缓慢地坠向怒江上游,坠向高黎贡山脉。夕阳将残血一般的余晖洒向怒江峡谷的崇山峻岭,涂抹在弹坑累累遍地焦土的松山阵地上。一直躲在水无川崖下的木下昌巳,将这一幕永远刻在了记忆深处。